

# 談安大簡《詩經》文本的錯訛現象<sup>\* \*\*</sup>

郭理遠

（杭州）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

## 摘要

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《詩經》的文本有一些錯訛現象，今結合其他學者的討論和本人的研究，選取一些較為確定的例子，以訛字為主，兼及脫文、倒文和符號問題等方面談談這些現象。

**關鍵詞：**安大簡、《詩經》、文本錯訛

---

\* 本文寫作得到浙江省冷門「絕學」重點支持課題「楚地出土文獻疑難字詞的整理與研究」（課題編號：22LMJX01Z）的資助。

\*\* 本文初稿蒙郭永秉、鄒可晶二位先生審閱賜正，後發布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；寄投本刊後，又承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修改意見。作者對諸位先生的指教十分感謝。

# Textual Errors in the *ShiJing* (*Classic of Poetry*)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s Lips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

Guo Li-yuan

(Hangzhou)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Writing culture of  
China Academy of Art

## Abstract

There are some textual errors in the *ShiJing* (*Classic of Poetry*)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slips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.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iscussions of other scholars, this paper selected some definite examples to discuss these phenomena from four aspects: typos, missed text, inverted text and problem of symbols.

**Keyword:** Anda manuscript, *ShiJing*, textual errors

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最近出版，公布了安徽大學所藏戰國簡本《詩經》的全部內容。<sup>1</sup>安大簡《詩經》全篇以楚文字抄寫，是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《詩經》抄本，在古文字學、文獻學等方面有很高的研究價值。所以一經公布，就引起了學者們的極大關注。<sup>2</sup>

文獻在傳抄過程中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，不可避免會產生文本上的訛誤。就出土文獻而言，基本上每批材料都有此類現象，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相關研究。整理者及其他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安大簡《詩經》文本的錯訛之處，我們在研讀過程中也有一些發現。今選取一些較為確定的例子草成此文，主要從訛字、脫文、倒文和符號問題四個方面談談這些錯訛現象。

## 一 訛字

本文討論的「訛字」僅限於文本層面的錯訛，很大程度上與書手個人因素有關，一些在不同批次材料中多次出現、可能當時已經「習非成是」者不包括在內。

### （一）歸一寐

今本《周南·關雎》「寤寐求之」、「寤寐思服」以及《魏風·陟岵》「行役夙夜無寐」諸句中的「寐」字，簡本均作「歸」（見簡2、簡73），整理者注云：

「歸」見於《包山》簡一四六、《郭店·六德》簡三、《上博六·天甲》簡一一、《清華參·赤鰭》簡七等，从「𠂔」「帝」，即「寢」字異體。《毛詩·魏風·陟岵》第二章有「行役夙夜無寐」句，簡本「寐」亦作「歸」。毛傳：「寤，覺。寐，寢也。」《淮南子·墜形》「寢居直夢，人死為鬼」，高誘注：「寢，寐也。」楚文字「寐」字有一種形體作「𠂔」（《上博五·季》簡一〇），又从「寔」（寢）。秦朝焚書坑儒，典籍失傳，至漢代口耳相授，漢代學者可能見到了「寐」字从「寔」的寫法，把「寢」誤認為是「寐」；又因「寢」「寐」互訓，意義相同，於是「寤寢」就變成了「寤寐」。或說

<sup>1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。

<sup>2</sup> 多數學者的研究意見集中發表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的「簡帛文庫」（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\\_list.php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_list.php)）和簡帛論壇「安大簡《詩經》初讀」帖（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09>）。下文簡稱後者為「網帖」。

以楚簡「寢」作「𦵏」例之，楚國文字「寐」可能或作「𦵏」。疑簡本「𦵏」是「𦵏」之誤。<sup>3</sup>

根據「寐」「寢」字形近似的情況，提出今本「寐」字可能是「寢」字之誤認，或簡本「𦵏」字是「寐」字之誤兩種可能。該篇的整理者徐在國先生曾發表〈談安大簡《詩經》的一個異文〉一文，主今本「寐」是「寢」字之誤的觀點。<sup>4</sup>該文引了劉剛先生的不同看法並有回應：

劉剛提示，《詩·魏風·陟岵》「寐」與「棄」押韻（引者按：此章韻腳還有質部的「季」字），為物、質合韻，此處「寢」，可能是誤寫。我們仍傾向於此處還是「寢」字，可能是「侵」、質合韻。典籍中侵部的「今」，可以和質部的「日」、「吉」相通。<sup>5</sup>可為旁證。<sup>6</sup>

今按：劉剛先生指出《陟岵》篇「寐」字處於韻腳位置，不能視為「寢」字之誤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徐先生認為侵部之「寢」也可以和質部之字押韻，恐不可從，他所舉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關於二部相通的例證其實是有問題的。該書所舉「日通今」、「吉通今」的書證各有一條：

古涅、斂通用。《儀禮·既夕禮》：「隸人涅廁。」鄭玄注：「涅，塞也。」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：「涅無塞義，蓋即斂字。」<sup>7</sup>

古結、衿通用。《禮記·玉藻》：「紳鞶結三齊。」鄭玄注：「結，或為衿。」<sup>8</sup>

前者是清人解經之說，並不能反映古書用字的本來情況（且此說不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認為此字假借為「室」合理）。後者非音近通用之例，「紳鞶結三齊」是說紳帶、蔽膝、紐帶三者齊平，「衿」亦有紐帶之義（即《說文》訓為衣系的「紵」字異體），此處「結」「衿」是義近異文。

古音侵、質二部不近，並無合韻或通假的確證；而物、質合韻在《詩經》中

<sup>3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71，注〔七〕。

<sup>4</sup> 徐在國：〈談安大簡《詩經》的一個異文〉，《湖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9年第2期，頁103-105。

<sup>5</sup> 原注：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014。



<sup>6</sup> 同上注，頁104。


<sup>7</sup> 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812。

<sup>8</sup> 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，頁822。

多見。<sup>9</sup>劉剛先生認為簡本《陟岵》篇的韻腳字「寢」應該看作「寐」之誤字的看法可信。循此例，《關雎》篇的兩例「寢」字很可能也是「寐」字之誤，整理者注中提出的「或說」似更有道理。<sup>10</sup>

## (二) 李一季

簡35《召南·小星》中對應今本兩處「嘒彼小星」句中「嘒」的字分別作、，整理者注云：

前者寫作「李」形，後者寫作「季」形。楚簡文字「李」作（《郭店·老乙》簡一〇），簡文「李」「季」疑皆為「李」之訛誤。<sup>11</sup>

「東潮」先生指出「季」可讀為「嘒」，不必看作誤字，「李」形之字當是「季」字之誤：

整理者以為二字皆為「李」字之誤。按，此說恐非。「李」「季」與「李」形體略有差異，古文字階段並無訛誤例證。清華簡《命訓》第11號簡「𠂔之以季」以及第13號簡「季必𠂔=」與「季不𠂔=」中的「季」，在今本《逸周書》中寫作「惠」。「季」「惠」不存在形近或義近上的關係，兩者顯然只能歸為音近異文。既然「季」可以讀為「惠」，「惠」和从「曄」得聲之字經常通假，那麼「季」自然也可與「嘒」形成通假關係。湊巧的是，馬王堆帛書《繆和》有引今本《詩經·召南·小星》詩句，「嘒」正寫作「惠」。所以，簡文「季」字字形無誤，與今本「嘒」是通假關係，而「李」則是「季」的形近誤字。一般說來，楚簡中的「李」上部都从「來」。而

<sup>9</sup> 參看王力：《王力文集·詩經韻讀》（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182、202、205、234、251、317、369、401。


<sup>10</sup> 整理者注中認為「𠂔（寢）」可能是寫作「𠂔」形的「寐」字之誤，但此形目前尚未見到，其實也不排除就是寫作「𠂔」形或「𠂔」形的「寐」字之誤。有不少學者在「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」微信群中對此字有討論，參看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：〈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（2019.10.4）〉，「語言與文獻」微信公眾號，網址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p6JEPHEUxqPABdesrBmcA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10日。

<sup>11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93，注〔一〕。




簡文之「李」上部从「木」，並非楚文字中常見的「李」；整個字形與「季」只差頂端一筆，其實就是「季」字寫訛。<sup>12</sup>

今按：「李」與「季」的差異在於上部個別筆畫的朝向不同，整體上算是比較接近的，存在互訛的可能。但「季」與「季」的差異之處則稍多一點，整理者將「李」與「季」均看作「季」之訛，似有問題。「東潮」先生指出楚文字用上「來」下「子」之字表示「李」，而無上「木」下「子」之字，從這一點來看，把「李」應看作「季」之訛是有道理的；且今本的「嘒」在馬王堆帛書中用音近的「惠」表示，而「季」和「惠」的古音至近，<sup>13</sup>簡本的「季」與可以從讀音上與「嘒」溝通，因此「東潮」先生說可從。

### （三）駮一駮

簡45《秦風·小戎》中對應今本「駕我騏驎」之「驎」的字作，整理者隸定為「駮」，讀為「驢」。<sup>14</sup>「cbnd」先生指出此字當是「駮」字之誤：

安大簡《秦風·小戎》篇中「駕其騏駮」的「駮」應該是「駮」字之誤。楚簡文字中，「及」與「殳」寫法相近易混。「駮」字從馬，殳聲。「殳」為侯部字，「駮」字韻部也當為侯部。這樣「駮」字可以與上面的「驅（侯部）」、「績（屋部）」、「穀（屋部）」字押韻。如果將其讀作「驢」，則失韻了。今本《詩經》與「駮〈駮〉」對應之字為「驎」，古音為章母侯部字，與從「殳」得聲的「駮」字讀音關係極近，「駮」可讀作「驎」。<sup>15</sup>

其說可從。楚系文字中「殳」旁有加一點作飾筆的寫法，如（曾侯乙簡17）、（清華五·封許7），<sup>16</sup>這種寫法的「殳」旁與作形的「及」字極為相近。<sup>17</sup>出





<sup>12</sup> 見「網帖」第1頁第12樓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12409&pid=28072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9月24日。此內容後修改成文發表，論述更詳，見王挺斌：〈安大簡《詩經·召南·小星》異文考辨〉，《漢字漢語研究》2020年第4期，頁17-25。

<sup>13</sup> 鄔可晶：〈釋「穗」〉，田焯主編：《文字·文獻·文明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4-5。




<sup>14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04，注〔六〕。

<sup>15</sup> 見「網帖」第1頁第4樓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09&page=1#pid28080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9月24日。

<sup>16</sup> 字形參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博物館編著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（三）·圖版》（北京：

土文獻中就有同篇簡文「及」與「殳」的寫法混而不分的例子，如清華簡《四時》簡6「殷」字作，其「殳」旁的寫法與簡36「及」字作全同。<sup>18</sup>「殳」聲與「鼻」聲在典籍中也有輾轉相通的例證，如《說文》云「鼻讀若注」，《莊子·達生》「以黃金注者婚」的「注」在《呂氏春秋·去尤》中有音近異文作「投」；《易·說卦》「震為鼻足」的「鼻」與《書·堯典》「殳斨」的「殳」，均有音近異文作「朱」。<sup>19</sup>安大簡《詩經》所據底本中「駸」字的「殳」旁，大概原作一類寫法，被抄手誤認為「及」，就抄成了形。

#### （四）禺一畏

簡117用為「魏風」之「魏」的字作，整理者將其隸定為「魏」，分析為从「邑」、「嵬」聲。<sup>20</sup>簡7用為《周南·卷耳》「陟彼崔嵬」之「嵬」的字作，整理者將其隸定為「嵬」。<sup>21</sup>此二字中所謂「鬼」旁的寫法比較特殊，後者與「禺」相同（可參簡111字），前者與之有些區別，但字形中部都有類似「九」形的筆畫。整理者認為這種寫法的「鬼」旁可分析為在「鬼」之上加注「九」聲（李家浩說）。<sup>22</sup>

今按：楚文字中與此二字相關的字形已經出現過多次，代表字形如下：<sup>23</sup>

文物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11；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年），頁203。

<sup>17</sup> 參看駱珍伊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～（九）》與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～（三）》字根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5年），頁207。

<sup>18</sup> 字形參看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175、200。

<sup>19</sup> 參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，頁350-351。

<sup>20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50注〔一〕。

<sup>21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75注〔九〕。

<sup>22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75注〔九〕。

<sup>23</sup> 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編著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，頁1302。








<sup>25</sup>其意與「𣥂」从革同，均表示製作材料，曾侯乙墓簡所記之盾就有稱「革𣥂」者（簡46）。

關於曾侯乙墓簡的「𣥂」字，需要多說幾句。裘錫圭、李家浩先生曾釋之為「𣥂」：

「𣥂」，即「𣥂」字的或體。《玉篇·盾部》：「𣥂，扶發切，盾也。《詩》曰『蒙𣥂有苑』。本亦作『伐』。鄭玄云：『伐，中干也。』𣥂，同上。」據此，「𣥂」似應分析為从「盾」「伐」省聲。<sup>26</sup>

此說在學界影響很大。但是古文字中未見从「伐」得聲之字，且「伐」作為聲符是否可以省作「戈」也是個問題，其說實可疑。何琳儀先生認為此字「从盾、从戈，會以盾禦戈之意。𣥂之初文。」<sup>27</sup>大概已經感覺到「伐」省聲之說的不妥，但他仍釋之為「𣥂」，並認為是會意字，也有問題。從古文字的情況看，「𣥂」未嘗不可以看作是加注意符「戈」的「盾」字。古代盾（干）、戈關係密切，曾侯乙簡中所見之「𣥂」幾乎都與戈並提，兵器「盾」字加「戈」旁，與官名「莫囂（敖）」之「囂」加「戈」旁同，都是為了明確與軍事有關的意義而造的專字。今本《大正藏》中《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》「矛楯（盾）」一語，《可洪音義》作「矛𣥂」，此「𣥂」字正是兵器「盾」的異體，鄧福祿、韓小荊《字典考正》指出是增旁俗字。<sup>28</sup>後世俗字與戰國文字暗合，反映了不同時代的造字者在為兵器「盾」加義符時「人同此心」<sup>29</sup>。上引釋「𣥂」之說最重要的依據是字書、韻書把「𣥂」列為「𣥂」的異體，《字典考正》認為這類「𣥂」字與「𣥂」同義不同音，編書

<sup>25</sup> 曾侯乙墓竹簡中113號簡有「𣥂」字（湖北省博物館編：《曾侯乙墓》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9年〕，頁496），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》所附摹本中字形作（張光裕、滕王生、黃錫全主編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》〔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〕，頁312），收入「𣥂」字頭下（頁169，誤標為117號簡），其後不少字編從之（滕王生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〔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〕，頁534；孫啟燦：《曾文字編》〔長春：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6年〕，頁114；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編著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〕，頁737）。從高清图版看（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博物館編著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（三）·圖版》，頁51），此字確實從「革」作，但在簡文中是「𣥂」字的異體，與安大簡的兵器「𣥂（盾）」字是同形關係。

<sup>26</sup> 湖北省博物館編：《曾侯乙墓》，頁506，注33。

<sup>27</sup>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：戰國文字聲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，頁955。

<sup>28</sup> 鄧福祿、韓小荊著：《字典考正》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200。

<sup>29</sup> 此意承鄔可晶先生指教。

者因其形近而誤以為一字；<sup>30</sup>我們認為列為「戢」字異體的「戢」有可能是「戢」的訛俗字形。總之，曾侯乙墓簡的「戢」字當看作「盾」之異體，釋為「戢」不可從。<sup>31</sup>

## （六）樂—樂（？）

簡89《鄘風·君子偕老》「是執樂也」句，今本作「是紕袞也」。整理者注云：


此章押元部韻，「樂」字當入韻。上古音「樂」屬來紐藥部，與「袞」遠隔，二者當非通假關係。頗疑「樂」字原為「樂」字，二字因形近而相訛。「樂」古音屬來紐元部，可讀為「袞」。或疑簡文「執樂」讀為「設樂」。

整理者已經提到《說文》「褻」下所引此句作「是褻袞也」，可見簡文「執」讀為「褻」當無問題，讀「執樂」為「設樂」之說恐不可從。疑「樂」字是訛字頗有道理，只是楚文字未見「樂」字，而以「縊」、「縊」、「縊」等字表「樂」，<sup>32</sup>且「縊」聲字和「袞」的聲母又有來母（r-）與並母（b-）之別，恐難相通。在這裏謹提供一個不成熟的推測，「弁」與「袞」古音同為並母元部，其字形也與「樂」

字有相近之處（如容成氏52作, 安大簡之字作），此處「樂」字或是「弁」

或从「弁」得聲的其他字的誤抄。

## （七）戢—戢

簡98《鄘風·干旄》中對應今本「子子干旄」之「子」的字作。整理者認為此字「可分析為从『木』『支』，『兀（元）』聲，疑『戢』字異體。○該字形

<sup>30</sup> 鄧福祿、韓小荊著：《字典考正》，頁200。


<sup>31</sup> 另外，《玉篇》於義為盾的「戢」字下引《詩》之文及毛傳「伐，中幹也」之訓（《玉篇》誤以為鄭玄說），是將「中幹」之「幹」理解為盾之故，這是孔穎達《正義》之後的主流意見。安大簡與「伐／戢」對應之字為「帶（旆）」，旆、中幹都是旌旗類物品，實與盾無關，參看劉剛：〈《詩·秦風·小戎》「蒙伐有苑」新考〉，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17年第5期，頁13-15。

<sup>32</sup> 周波：《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用字差異現象研究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98。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1192-1193。

从『木』从『土』从『攴』，偏旁『𠂔』為『攴』所替換。本簡此字與清華簡『執』字从『攴』相同，將『土』替換成『兀（元）』，當是追求形聲化的結果。」<sup>33</sup>字形解釋過於迂曲，且「元」與「執」的韻部有元<sub>3</sub>、月<sub>2</sub>之別，<sup>34</sup>恐難相通，此說難以讓人信從。

郭永秉先生指出此字即見於三體石經古文的「𣎵（𣎵）」字。<sup>35</sup>今按：此字亦見於曾侯乙墓竹簡，相關字形如下：

三體石經古文<sup>36</sup>曾侯乙墓竹簡95<sup>37</sup>

前者用為「介葛廬」之「介」，後者用法不詳。此字的「攴」旁在更早的甲骨文、金文中本作「又」，如西周季姬方尊銘文中此字作，也用為「介」。<sup>38</sup>「子」「介」古音同為見母月部<sub>2</sub>，將簡文此字釋為「𣎵（𣎵）」在讀音上是沒有問題的。從字形上看，簡文之形與上引二形僅在左旁下部略有差異，其「木」旁的豎筆穿透橫畫，大概是當作「示」的豎筆用的，但這一筆寫得不夠明顯，「示」旁左點也有寫訛。

## （八）內一大

簡101《魏風·蟋蟀》中「毋已內康」句，今本作「無已大康」。整理者說：「『內』，與下句『外』對言，於義為勝。『內』也有可能是『大』的形近訛字。」<sup>39</sup>詩中此句三見，簡本另外兩章均作「毋已大康」，與今本同，此處似不應特異，整理者的後說可從。

<sup>33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35，注〔四〕。

<sup>34</sup> 參看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9年，頁265。






<sup>35</sup> 見「網帖」第2頁第16樓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409&page=2#pid28086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9月25日。

<sup>36</sup> 徐在國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91。

<sup>37</sup> 孫啟燦：《曾文字編》，頁61。

<sup>38</sup> 董珊：《季姬方尊補釋》，周秦文明學術研討會論文（寶雞：頤和酒店，2003年10月）。參看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），頁210。李家浩先生將其讀為與「介」同義的「挈」（李家浩：《季姬方尊銘文補釋》，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〔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〕，頁3-11）。

<sup>39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39注〔五〕。

此簡「內」字作，同篇兩例「大」字作（簡102）、（簡103）。其主要區別在於中間橫筆的有無，形體較近。這種寫法的「內」與「矢」同形（如簡39「矣」字、簡111「侯」字），而戰國文字偏旁中習見「大」、「矢」二形通用無別之例。<sup>40</sup>因此「內」字與「大」字具有產生訛混的條件。




以上列舉的八例，多數是較為確定的錯訛情況。此外，陳劍先生對簡本《召南·羔羊》「羔羊之裘」句中「裘」是「表（縫）」字之訛、「後人自公」句中「後」是「退」字之訛、所謂「人」是「以」字之訛以及《秦風·渭陽》《鄘風·桑中》兩篇中「遯（遺）」是「送」字之訛有集中論述，<sup>41</sup>讀者可以參看。

另外，安大簡中還有一些文字的部分筆畫稍有錯訛，但未對釋讀產生障礙的例子。全面把握這些現象有助於我們更好瞭解簡文的整體書寫情況，故附於此略作介紹。

編號	字頭	問題字形	對比字形	說明
1	氐	 簡5	 簡89	「氐」旁寫訛。
2	蟲	 簡20	 簡20	右下部的「虫」旁寫訛。
3	兌	 簡28	 簡25	「兌」旁訛寫為「兄」。
4	韋	 簡48	 簡49、  簡33	下部的「止」旁少寫一筆。
5	𠂔	 簡59	 簡83、  簡92	「𠂔」旁、「又」旁都有訛變。
6	允	 簡73	 簡73、  簡74	與人身相交的「巳」形訛寫為「己」形。

<sup>40</sup> 參看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編著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，頁417「毆」字、頁708「侯」字、頁831「因」字。

<sup>41</sup> 陳劍：〈簡談安大簡中幾處攸關《詩》之原貌原義的文字錯訛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3429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429)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8日。後發表於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一九年冬季號（總第二期）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9年12月），頁11-17。

編號	字頭	問題字形	對比字形	說明
7	𪔐	 簡79	 簡47、  簡52	「𪔐」旁「目」的外框與右側「貝」訛同。
8	𪔐	 簡79	 簡77、  簡78	「土」「口」結合之形訛寫為「古／由」形。 <sup>42</sup>
9	河	 簡84	 簡84	「可」旁寫訛。
10	軫	 簡88	 簡79、  簡106	「彡」旁寫訛。 <sup>43</sup>

## 二 脫文

簡7《周南·卷耳》「我古勺金罍」句，今本作「我姑酌彼金罍」。簡本無「彼」字。而此詩前一章「我古勺皮兕觥」句則有「皮（彼）」字，與今本同。此處當誤脫「皮（彼）」字。

簡49-50《秦風·蒹葭》第二章「道阻且躋」之後，根據今本毛詩，應當接「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」（按照簡本的文本特點，當作「朔韋從之，蓄才水之申坻」）。但簡本卻接「朔韋從之，道□=□。□□從之，蓄才水之申𡵓」，即第三章的後半段。整理者已指出簡本缺第二章最後一句和第三章前五句。<sup>44</sup>

簡74《侯風·園有桃》首「心之憂」句，今本《魏風·園有桃》作「心之憂矣」，整理者認為今本多「矣」字。<sup>45</sup>簡本此句在本篇中另有三處，均有「矣」字，與今本同，此處「心之憂」當是誤脫「矣」字。簡75「割勿思」句，今本作「蓋亦勿思」，整理者認為今本多「亦」字。<sup>46</sup>此句在本篇中另有一處，有「亦」字，與今本同，此處「割勿思」當是誤脫「亦」字。

簡87《鄘風·牆有茨》「言之猷」句，今本作「言之醜也」。此詩前兩章中「言之辱也」和「言之長也」句均有「也」字，與今本同。「言之猷」句誤脫「也」

<sup>42</sup> 這與前文所論《秦風·小戎》「盾」字中的「由」形當是「𠂔」形之訛的情況可合觀。

<sup>43</sup> 可能受到了簡86  字的影響。

<sup>44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07-108，注〔一二〕。

<sup>45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19注〔三〕。

<sup>46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19注〔六〕。



字。<sup>47</sup>

簡100《魏風·葛屨》有「己自𡵓(適)」句，今本《唐風·葛屨》無，據上章「可以履霜」「可以縫裳」可知此處誤脫「可」字，整理者已補出。<sup>48</sup>

簡106《魏風·山有樞》「𧇖𧇖死」句，今本《唐風·山有樞》作「宛其死矣」。此詩下兩章中句末均有「也」，與今本「矣」相當。此處誤脫，整理者已補出。<sup>49</sup>

簡106《魏風·山有樞》「弗洒埽」句，今本《唐風·山有樞》作「弗洒弗埽」。根據前後章辭例可知此處誤脫「弗」字，整理者已補出。<sup>50</sup>

簡109-111的《魏風·綢繆》共有三章，章序與今本稍異。簡本第三章對應今本第二章，在末句「見此邢侯」之後加篇章結束號（「邢侯」今本作「邂逅」）。整理者已指出若依照《毛詩》，此句後當有「子兮子兮，如此邢侯何」之句。<sup>51</sup>

另外，簡73《侯風·陟岵》「瞻望兄兮。兄曰……」句，今本《魏風·陟岵》作「瞻望兄兮。兄曰……」。簡本上兩章相同句式兩個「父」字、兩個「母」字之間均有「可(兮)」字，張峰先生及本文初稿均以此處誤脫「可(兮)」字。<sup>52</sup>網友「何許人」指出此處是由於使用重文號而省去句末語助詞，<sup>53</sup>則此重文號兼有省代作用。<sup>54</sup>

<sup>47</sup> 參看張峰：〈安大簡《詩經》與毛詩異文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3431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431)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9日。

<sup>48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38注〔八〕。

<sup>49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43注〔五〕。

<sup>50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43注〔九〕。張峰〈安大簡《詩經》與毛詩異文〉指出，簡本「弗馳弗驅」句第二個「弗」字本漏抄，後又補上；「弗灑弗埽」句第二個「弗」字也屬於漏抄，但並未補上。

<sup>51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46注〔八〕。

<sup>52</sup> 參看張峰：〈安大簡《詩經》與毛詩異文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3431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431)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9日。

<sup>53</sup> 「網帖」16頁第152樓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12409&pid=28249&fromuid=74974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11日。

<sup>54</sup> 安大簡《詩經》中別處亦見省代符號的使用（有關省代符號的論述，可參看陳劍：〈關於「營」與早期出土文獻中的「省代符」〉，復旦網論壇「學術討論」區帖子，發布日期：2011年7月10日；孟躍龍〈清華簡〈命訓〉「少命」身」的讀法——兼論古代抄本文獻中重文符號的特殊用法〉，《簡帛》第十三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，頁71-78）。簡111及112《有杕之杜》篇中，與今本「彼君子兮」句對應的內容作「皮君子」。整理者認為「子」下為重文符號，此句當讀為「彼君子子」；又懷疑或因抄寫時受到上一支簡中《綢繆》篇「子可」（子兮子兮）」的影響而誤；又疑「子」為楚文字「子也」合文（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46，注〔二〕）。今按：整理者提出的重文、訛誤、合文三種說法恐怕都不太可信，「子」後的這個符號似應看作省代符號，即「子」表示上支簡中出現過的「子可(兮)」。

### 三 倒文

簡116《魏風·鴛羽》「不能執稷𥝿」句，今本《唐風·鴛羽》作「不能執黍稷」，「稷」與前後文「翼」「棘」「食」「極」等字同為職部韻腳，整理者已指出此處「稷𥝿」為「𥝿稷」之誤倒。<sup>55</sup>

### 四 符號問題

安大簡《詩經》中的符號主要有章節號、句讀號、重文號和合文號。章節號是比較大的墨丁，主要標在每首詩的結尾，表示該詩的結束；<sup>56</sup>句讀號是小短橫，標在句末之字的右下方，提示斷句；<sup>57</sup>重文號是兩個小短橫，表示該字讀兩遍或三遍，<sup>58</sup>標在相關之字的右下。合文號與重文號外形相同，表示部分構件相同的兩個字共用一個字形。考察簡本《詩經》全文，我們發現除了合文號外，其他符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訛誤現象。

今存末句的詩篇，其末句的結尾基本都有符號標示，只有簡89《君子偕老》的末句沒有符號，當是脫漏。還有一些是以句讀號標示，如簡76《園有桃》末句。《駟驥》一詩簡45的章節號與簡44的句讀號互訛，簡16《漢廣》亦誤以章節號表示句讀（該篇末句殘去，不知原標哪種符號）。

句讀號還有誤衍的情況，如簡72《陟岵》「行役夙夜毋已」句「行」下、簡106《山有樞》「弗馳弗驅」句「馳」下均誤標句讀號。

重文號有脫漏的情況。如簡72《汾沮洳》「𠂔=媼=女玉」句，今本作「美如玉，美如玉」。整理者注云：

簡本「𠂔」「媼」下有重文符號，按照簡本，則連上讀為「彼其之子，𠂔

<sup>55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49，注〔一三〕。

<sup>56</sup> 簡20「周南十又一」下也標有比較大的墨丁，但簡83「侯六」下標「L」形符號，簡99「甬（鄘）九」、簡117「鄩（魏）九」下則未標任何符號，其他諸風的末簡殘缺，情況不詳。這些符號屬於「標題標識符」（參看程鵬萬：《簡牘帛書格式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，頁199）。總體上可以看出，比較大的墨丁還是主要標示每首詩的結束的。

<sup>57</sup> 全篇標示句讀號的情況不太一樣，前三簡中幾乎每句都有（句末若有重文號則省去句讀號，此外僅有三句未標），其他簡中則少見或不見（有些因墨跡脫落而致）。

<sup>58</sup> 表示該字讀兩遍者比較常見，讀三遍者見《碩鼠》篇的「樂=或=」，參「網帖」第6頁59#「pidan」先生的論述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12409&pid=28132&fromuid=74974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9月26日。



美，丕美如玉」。「丕美」不成句，疑「如玉」二字下脫重文符號，簡本似應為「彼其之子，丕美如玉，丕美如玉」。<sup>59</sup>

其說可從。此外，簡16《漢廣》「橈橈楚新（薪）」句「橈」下似亦缺重文號（見下圖），不過也不能排除因墨跡脫落而致重文號不可見。



以上我們主要從四個方面列舉了安大簡《詩經》文本的訛誤現象，<sup>60</sup>了解這些現象，有助於正確解釋安大簡《詩經》與今本之間的某些文本差異，全面評析安大簡《詩經》文本的價值，豐富我們對先秦典籍傳抄、流傳情況的認識。囿於個人學力，文中所舉例子可能有疏謬不當之處，希望得到方家教正。

<sup>59</sup>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16，注〔五〕。

<sup>60</sup> 此外，還應附帶提一下兩處篇名、篇目的問題。簡本《侯風》六篇屬今本《魏風》，整理者引黃德寬先生意見，疑《侯風》即《王風》，「戰國楚簡抄本則直接稱之以『侯』，蓋有『貶之』之意。《侯》所屬《魏風》六篇，疑為抄手誤置所致」（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115）。胡平生先生則認為《侯風》即《魏風》，簡本《詩經》的祖本來自魏國，戰國時魏國國君稱「侯」，故稱《魏風》為《侯風》（胡平生：〈安大簡《詩經》「侯」為「魏風」說〉，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xs.swu.edu.cn/s/wxs/index52/20190930/3782252.html>，發布日期：019年9月30日）。如按此說，則簡本《侯風》不存在誤抄的問題。簡本《鄘（魏）風》共有十篇，但其篇題記數「九」，這十篇中除首篇《葛屨》屬今本《魏風》外，其餘九篇皆為今本《唐風》內容，很可能有誤抄情況。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，本文就不作討論了。

## 參考文獻

- 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：〈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（2019.10.4）〉，「語言與文獻」微信公眾號，網址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p6JEPHEUxqPABdesrBmcA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10日。
- 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陳 劍：〈關於「營」與早期出土文獻中的「省代符」〉，復旦網論壇「學術討論」區，發布日期：2011年7月10日。
- 陳 劍：〈簡談安大簡中幾處攸關《詩》之原貌原義的文字錯訛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3429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429)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8日；後刊於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一九年冬季號（總第二期）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9年12月，頁11-17。
- 程鵬萬：《簡牘帛書格式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鄧福祿、韓小荊著：《字典考正》，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董 珊：《季姬方尊補釋》，周秦文明學術研討會論文，寶雞：頤和酒店，2003年10月。
- 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。
-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：戰國文字聲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。
- 胡平生：〈安大簡《詩經》「侯」為「魏風」說〉，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xs.swu.edu.cn/s/wxs/index52/20190930/3782252.html>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9月30日。
- 湖北省博物館編：《曾侯乙墓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0年。
-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- 荊門市博物館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。
- 李家浩：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年。
- 劉 剛：〈《詩·秦風·小戎》「蒙伐有苑」新考〉，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17年第5期，頁13-15。
- 駱珍伊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～（九）》與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

- (壹)～(叁)》字根研究》，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5年。
- 孟躍龍：〈清華簡〈命訓〉「少命<sub>二</sub>身」的讀法——兼論古代抄本文獻中重文符號的特殊用法〉，《簡帛》第十三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。
- 孫啟燦：《曾文字編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6年。
- 滕王生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，湖北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王 力：《王力文集·詩經韻讀》，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王挺斌：〈安大簡《詩經·召南·小星》異文考辨〉，《漢字漢語研究》2020年第4期，頁17-25。
- 鄔可晶：〈釋「穗」〉，田煒主編：《文字·文獻·文明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湖北省博物館編著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（三）·圖版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徐在國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。
- 徐在國：〈談安大簡《詩經》的一個異文〉，《湖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9年第2期，頁103-105。
- 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編著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張 峰：〈安大簡《詩經》與毛詩異文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3431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431)，發布日期：2019年10月9日。
- 張光裕、滕王生、黃錫全主編：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。
- 張 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，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周 波：《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用字差異現象研究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12年。